

职教研的真谛

张 健

职教研的真谛是什么？愚以为，就是下笨工夫，做有心人，贵恒常性。

1. 下笨工夫。“笨”与“巧”相对，是指费气力的、傻大粗重的付出。一般人做事总想以“巧”取胜，认为“巧”代表高明、智慧或匠心等，是高于“笨”一个档次和等级的事情。诚然，排除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，能够凭借巧思、匠心、创新以巧取胜，固然值得提倡，但现实中，并非所有的事都有捷径可走，大多数事情都会经历一个由笨而巧的过程。

先看“巧”由何来。成语熟能生巧，一个“熟”字，包含了多少历练付出，才能达到巧的境界。还有“穷工极巧”，也是穷尽工力，方臻“极巧”的。科研就是如此。科研不是没有“巧”“慧”，但“巧”是“穷工”而立、笨而后致的结果。朱熹说：“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，必须做迟钝工夫，始得。”现代词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夏承焘先生更是认为：“笨字从竹从本，故笨乃治学之本。”这里讲的“迟钝工夫”或“笨”的工夫，指的就是科研的积累。教育科研表面看来，是一种能力、一种技巧、一种智慧，但它的“根”却在于积累，比拼的是材料的占有、阅读的丰博和扎实的底蕴。因而，职教研必须从“笨”处起步，在“拙”中坚守，于多多益善的积累中完成科研的超越。科研不是玩“空手道”，不是臆想中天上掉的“馅饼”，而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而存在。

“下笨功夫”的积累重在做好读书笔记。胡适谈朱熹读书的“三到”，说：“实在是很好，不过觉得三到有点不够，应该是‘四到’”。他又加了一个“手到”。梁启超在谈到做笔记的方法时说：“这方法是极陈旧的，极笨极麻烦的，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抄录或笔记。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，若是苦极了，但真正做学问的人，总离不了这条路。”所以，科研的真谛就是要做好“笨极”“苦极”的积累工作，这样的方法看似笨拙、费力、辛苦，但从辩证的角度看，最笨的，就是最巧的，也是最扎实的、最可持续发展的。

2. 做有心人。科研成功的第二要素，是要“做有心人”。有心的人常常是有准备的人，而有准备是科研工作最基本的要求和能力，是科研成功的关键。因为科研成果都是文从心出、心在文里的产物。

“文从心出”，即没有无心之文。文都是心灵的产物、思考的成果、智慧的结晶。“心在文里”，没有文外之心或无文之心，即你要时时记挂着文，为文而读、为文而思、为文而备。这样读别人的书，写自己的文，你的科研文章才会如涌泉、如抽丝，不断生成，不断接续。朱熹说过，读书要“眼头过，口头转，心头运”，并强调“心到最急”。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：“‘有心’‘无意’之间，差别就是卓越与平庸。”因为有心的人，脑子里始终绷着科研这根弦，心中始终装着科研这档子事。其阅读、教学、做事、外出学习等，都能联系着科研进行思考，时时、事事、处处，全天候、全频道地开通接受科研信息的感应的天线，因而他们总能不断地发现科研的素材，并善于将自己的感悟、迁移、发现和灵感融入到科研中去，催生科研成果。而没有科研意识的人，即便牛顿的苹果砸到他头上，创新的祥云卷过他头顶，也是白搭。因为心里没有感应装置，脑中沒有反馈机制，一句话，就是没有那个意识。

3. 贵恒常性。科研的成功在于坚持。美国杜克大学用漫画的方式，展示要求人们应该具备的14种思维方式。其第一种就是坚持。“如果你想最大化自己的潜能，坚持在专注的领域不断精深。”恒常性、坚持性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真科研和假科研的试金石。

比如为了名利或职称而假科研的人，一旦目标达成就会金盆洗手、避而远之，就会由“被科研”转为“炒科研之鱿鱼”。这样的人当然不值一提。还有一种人虽然想科研，但缺乏韧性、长劲，总是想短期内就见成效、出成果。而一旦短期内难以见效或遇挫，就遽然思返，打回原形。这样的人，缺乏对科研由量变到质变长期坚守的本质认知，总想“急火出菜”，暴露了参与科研的浮躁心态，当然，也不会有出息和建树。

真正科研的人对科研充满了敬畏之心，科研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他们十几年、几十年如一日，甚至一辈子都坚守某一研究领域，持之以恒、经年累月地长期坚持，勤奋汲取，倾心投入。这种恒常性的坚持当然不会被辜负，他们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、大家，实在是天道酬勤、得之应然的一种回报。比如：德国哲学家康德一生深居简出，终身未娶，坚持科研60年，最终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；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坚持研究青蒿素近50年，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大奖。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、成效和回报！

（作者系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特聘研究员，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三级教授）